

/ 润尾闲话 /

赵跟喜

诗人,中古史
碑志文献工
作者,喜散文
随笔。读者君
子,愿聆教诲。



/ 故园琐忆 /

范利娟

故乡是心灵
的家园,写童
年事,忆故园
人,品老家味,
抒思乡情。



/ 村夫野语 /

汪天钊

一介村夫,
四处漂泊,在
洛生根发芽。
岁月蹉跎,幸
有文字温暖
我,点亮我。



旧风情

所谓旧,是世事变化太快,几十年间,乡间风情无论俗雅,几乎消失殆尽,许多美好像水一样流进时间的缝里,永不再见了。

我小时候,农村文化生活贫乏,没有电视看,没有书可读,有时夜里跑几十里路,才能看到草台班子的演出。

送电影下乡,一年也就三五次,放映的影片总是《英雄儿女》《地道战》《小兵张嘎》《白毛女》。

孩子们没钱买票,就挤在露天戏院门口闹腾,等到电影接近尾声时,才能跑进去看个尾巴,只见英雄王成站在上甘岭阵地上,手握报话机,面对蜂拥而上的美军呼叫:“为了胜利,向我开炮!”

说来寒酸,小时候,我从来没有完整地看过一部电影。

除了农忙,村庄永远宁静,只有断断续续的鸡鸣狗叫声、水桶磕井沿声和母亲呼唤孩子的声音。偶尔,街上会响起一声喊:“钉锅骨碌锅!钉疙瘩!”喊声悠长、响亮,孩子们闻声而至,围在钉锅匠周围看热闹,或者帮忙拉风箱。

钉锅匠慢慢把风箱支上,点燃煤火,边拉风箱边操作,先把一些碎铁片放在坩埚里熔化,再拿一块破毡片,往上边放些谷糠,舀一小勺烧红的铁水倒在谷糠里,按在铁锅底的窟窿上,待铁水透进锅底,再用蘸了油的毡卷迅速抹平,锅就补好了。

农村人用铁锅做饭,一个铁锅用好多年,锅底有了洞也舍不得扔,就这样补了再用。

钉疙瘩是修补瓷器,这是历史悠久的传统工艺,叫“焗瓷”。农村过去办红白事的餐桌上,经常可以见到钉了疙瘩的瓷碗盆。

最不易修的是祖传的白瓷、青花器皿,这些被使用了几代的老东西,有了暗伤,人们不敢用了,就请焗瓷匠修补。

匠人用一个手动的简易钻具先在瓷器的裂口两边钻洞,洞都是对称的,瓷器只有几毫米厚,不能钻透,然后把一截梭状铜丝两头捏弯,轻轻打进洞里,锉平,瓷器就补好了。

钉疙瘩是个细活,一不小心,瓷器就会碎裂,匠人就要赔偿。俗话说:“没有金刚钻,不敢揽瓷器活。”在修补瓷碗以前,匠人拿着碗反复端详,和主人讲清修补难度和价格。至于修补花瓶、瓷罐、瓷盒,就更稀罕好看了。

能给孩子们带来快乐的,还有吹糖人儿的、卖琉璃咯嘣儿的、捏面人的、拉洋片的。

吹糖人儿的挑子进了村庄,铜锣咣咣一响,就会被孩子们围起来,木箱上有一根横木杆,上面有一排小孔,插满吹好的糖人儿,一般是十二生肖、孙悟空、猪八戒、童男童女之类的形象。

没钱买糖人儿的孩子,会从家里偷偷抓几把玉米、小麦去换。农村妇女梳头,习惯把掉下来的头发在指头上缠成卷,塞到墙缝里,吹糖人儿的来了,就让孩子拿头发来换糖人儿,也不知道那头发有啥用处。

琉璃咯嘣儿是一种带色的玻璃玩具,长颈,底部呈扁圆形,超薄,轻轻一吹,发出清脆的声响。卖者挑一个竹筐,里边插满琉璃咯嘣儿。

吹的时候得有一定技巧,用力小,音不脆,用力过大,一下就把底吹破了,孩子们一边吹一边唱童谣:“琉璃咯嘣儿,只要一会儿,咯嘣儿打了,不得要了!”

幼时的乡村,总是那么静谧祥和,俨然一幅农耕文化风情画,至今想来,感觉像一坛老酒,其韵味在骨,在魂,令人终生难忘。

养鸡之趣

黎明,我被公鸡嘹亮的啼鸣声惊醒,推开窗,看见街对面平房上的菜畦旁,不知何时多了个用木条钉成的鸡窝。这久违的鸡鸣声,让我想起了儿时养鸡的趣事。

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鸡,生活可以称得上幸福——每天在街上转转,墙头飞飞,树上蹲蹲,土里刨刨,过得优哉游哉。吃的呢,最不济也是小麦、玉米、豆子,春、夏、秋三季,经常享用纯天然、无污染的野菜,隔三岔五还能吃上蚰蚰儿之类的野味补充优质蛋白,简直是掉进福窝里了。

我妈偶尔也会给鸡准备绿色食品。她虽然当了一辈子老师,干起农活来却从不含糊。我姨家在洛河边,她村的人都种菜,菜地里的麻子菜多得薅不完。我妈拉上架子车跑去,用不上半天就能薅满满一车,鸡一时吃不完,还能让猪打打牙祭。

薅野菜这活儿,大多时候由我来干。我顾不上麻子菜,嫌它口味偏酸,我喜欢的是水芹菜。水芹菜一般长在渠边。长年累月薅下来,村子周围哪条渠边的水芹菜多,哪条渠的哪一段水芹菜多,我知道得一清二楚。扛个空篮子出去,一两个小时就能装得满满的。

上屋廊檐下的矮石桌上,放着一块退役的案板,我坐在小凳子上,手握菜刀,用力把水芹菜切成段,再咣咣地剁碎。

鸡不顾我的呵斥,胆小的围着我转悠,胆大的瞅我不备扑上案板,叨个菜叶转身就逃,吃完了一脸无辜地跑回来,仿佛刚刚偷食吃的是别的鸡,以为我认不出它吃货的嘴脸。

我把半篮子水芹菜剁完,放在铝盆里拌上麸子,再天女散花般撒出去。一群鸡跌跌撞撞争抢着,尖嘴啄在地上,响声急促如骤雨。

秋天,草丛里、庄稼地里有无数蚰蚰儿在蹦跶。玉米秆被砍倒了,一堆堆横躺在地上晒太阳,它们的怀抱是蚰蚰儿的温床。我猛地一掀,蚰蚰儿四散奔逃,伸手一捂一个准,一会儿就能抓到好多。用柔软、坚韧的狗尾巴草穿起来,拿到家里,就是鸡的盛宴。

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。我们对鸡那么好是有企图的。大人们图的是鸡蛋、鸡肉,孩子们惦记的是公鸡的羽毛。

公鸡有长长的腿、红红的冠,高傲地昂着头,气定神闲地绕着院墙踱步。它们睥睨众生的姿态,像极了君临天下的王。羽毛是它们的华服,或金黄,或鲜红,或黑中泛紫,或红中带绿,在我们的眼睛里散发着华美的光芒。

公鸡得意地拍拍翅膀,不知道我们正算计它的羽毛呢——和纸毽子相比,用鸡毛做的毽子,既漂亮,又轻盈,一向是我们的最爱。

薅鸡毛不容易。

公鸡都是机灵鬼,得悄悄靠近,搞突袭。而且它们力气大,挣扎起来,一个小孩都按不住。我们往往是好几个人合作,瞅准目标,一哄而上,逼得它慌不择路往墙头飞,往柴堆里钻。

和公鸡们的追逐战,胜算并不大,逮一只都得费不少力气。好不容易追上了,气喘吁吁把俘虏按在地上,先狠狠拍它两巴掌解解气,再挑它身上最好看的羽毛薅。

时间一长,公鸡老远看见我们,就像见了瘟神,掉转身子拔腿就跑,扑棱着翅膀在土路上腾起一股尘烟。

我曾和家人谈起薅别人家鸡毛的往事。二姐笑道:你那算什么,我还去丰李会上薅过鸡毛呢。

耕耘历史

做一个女人不容易,生活在二十五年前的乡村女人,更不容易。

那时候,女人和男人一样在黄土地里摸爬滚打,回到家还要刷锅燎灶、喂鸡喂猪。

日常家务忙完,还有活儿等着她们,这活儿非她们不可:男人的布衫子破了,嘟嘟囔囔的,得赶快缝缝;孩子的裤子被挂破了,露着屁股蛋子,鞋子开花了,露着脚指头,得赶快补补;眼看就要过冬了,过冬其实在考验女人是不是绣花枕头,棉袄、棉裤、棉鞋……全家老小从头到脚的穿戴,全靠女人一双巧手做出来。

那时候,一个姑娘要是不会针线活,是会被人瞧不起的,最恶毒的咒骂就是嫁不出去,嫁出去了一天也要挨三顿打。

凡事都有一个由不会到会的过程,新媳妇在娘家时娇生惯养,连针都不会捏,变成老媳妇就会了,她必须慢慢适应这种生活,适应这不知传承了多少年的规矩。

针线活大都是见缝插针、忙里偷闲做的。串门子时,带着千层底;闲聊时,手里的毛线签子在飞舞。

女人们串门子时第一眼就是看墙上挂鞋子没,挂了多少。虽然没有经过评比,但大家都知道村里谁的针线活最好。

一个男人看到别的男人穿了一双好看的鞋或一件漂亮的毛衣,忍不住夸奖,说那男人命好,摊上了好媳妇,惹得自己的媳妇生出浓浓的醋意:人家好,你跟人家过去!

孩子们穿上了新衣服,尤其是新棉衣、新棉靴,总会被村妇极其严厉地警告:不准上坷垃堆,不准上树,不准滑冰,不准疯着玩,不准对牯牛阵,甚至走路也要管,不准蹭地,不准趿拉……孩子们虽不知柴米油盐贵,但心里很清楚,她们是在心疼衣服鞋子。警告叮嘱往往无效,孩子们置若罔闻,疯玩时什么也顾不得,衣服什么时候撕扯烂的都不知道。

有多少个夜晚,我睡得迷迷糊糊时,母亲在煤油灯下缝补衣服、纳鞋底、纺线织布,心无旁骛。

母亲是全村唯一会剪“古装”的女人,就是那种带大襟的上衣、偏开的裤子。这些衣服市场上没有卖的,而老妮们穿了一辈子这样的衣服,习惯不可更改,总是来寻母亲。

母亲五十多岁时买了一台缝纫机,这在她那个年龄的人当中,是很了不起的,比现在在一个五十多岁的人开始用电脑办公还要厉害。

那时候,缝纫机对一般家庭来说相当奢侈,我家并不富裕,母亲勤俭持家,从不乱花一分钱,买缝纫机是母亲豁出去了。有了缝纫机,母亲觉得她是天下最幸运、最幸福的女人。

那台缝纫机也给我们家造成了很大的矛盾。我大哥分家时,大嫂说,什么都不要,就要那台缝纫机;我二哥分家时,二嫂说,什么都不要,就要那台缝纫机;我母亲说要什么都可以,就那台缝纫机不可以。

那台缝纫机和母亲相守了一辈子。

轮到我家分家时,衣服等不到穿破就不穿了,罕有缝补的,缝纫机的存在没有了一点儿价值。

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其实是很狭隘的,很多历史会断层,唯有生活历史的脚步一刻也没有停息过。那些乡村女人,她们耕耘了一个年代的生活史,关于服饰的历史、针头线脑的历史。